



江津大旱，县令曾受一帮百姓度过饥荒…… 259年前他把红苕引进巴蜀大地

□罗安会

香甜软糯又翻砂的耙红苕，是很多人饮食中不可缺少的粗粮。但你是否知道，红苕引种人江津县令曾受一，被巴蜀人尊为“红苕菩萨”。

《江津县志》记载：曾受一，清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任江津县令时，从老家广东安引种番薯（红苕）入津（江津），成为粮食的新品。

曾受一，广东东安县云浮人，自幼聪颖好学。清雍正七年，他19岁时参加县里的院试，名列榜首；28岁乡试中举人；又赴京城会试，列为大挑一等，敕授文林郎、正七品。

清乾隆三十年，曾受一调任江津县令，正遇三年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乡民生活困苦，灾民流离失所，连江津城里也聚集了不少灾民。于是，曾受一联络士绅成立“救命会”，开仓赈灾。他带头捐俸禄银两赈灾。他一边赈灾，一边带领侍从官员衙役下乡，激励百姓生产自救。

为尽快恢复生产，他派主管农业方面的衙役差人，前往家乡广东采购番薯（即红苕）种，来江津栽植，他和夫人请当地农业专家一起下田教百姓栽植，推广红苕种植。由于红苕种植方便、产量高，有效地遏制了大旱所带来的饥荒，让民众度过了自然灾害。

江津栽种红苕丰产，立竿见影，巴蜀各地以及邻省的乡民亦纷纷前来取经引种，推广红苕栽培。

江津，丘陵起伏，是传统农业大县。地处长江边，土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是鱼米之乡。曾受一派差人从江浙购回蚕种桑苗，教乡民种植养蚕抽丝技术，增加乡民收入，使乡民热心农事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几年工夫，江津长江一带，成为物产丰富、财富充裕的富饶之地。

自曾县令来到江津，百姓安居乐业，

民俗文化丰富多彩。一到春节，津城内锣鼓喧天，扭秧歌、放鞭炮、泼铁水、玩龙灯、放河灯、烟火架，祈祷上天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曾县令一家同百姓一道从初一热闹至十五。

人们丰衣足食后，曾受一开始主持维修县里的城墙城门，确保一方平安。曾受一动员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修复县城的迎恩门、通泰门、嘉惠门、临江门、德胜门、西镇门、南安门、东阜门、北固门九道城门；然后扩建魁星楼、书院，培育人才。为了不增加民众负担，他卖掉故乡自己的田地、盐田用作经费。曾受一勤政为民，感动着江津人。

他的勤政受到一些同僚的嫉恨，通过关系将他调离江津，到合州任职。在合州任职时，因要犯逃跑，曾受一受牵连被免职。曾受一仕途戛然而止，生活变得十分

艰难。此时，江津人将他接到县城居住，回报他对江津的付出。

后来合州案结，曾受一得到平反，再度担任江津县令。他又重整旗鼓建设江津。

清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，曾受一告老还乡。他启程离别江津时，民众自发排成长队欢送，鞭炮一直燃放到江边上船。在他离开江津时，民众筹集二万两白银相赠，让他回家赎回盐田和田产，他执意不收。

乾隆五十一年，曾受一卒于故乡，噩耗传到江津，万民悲悼，民众在县城大土地街区为其建祠祭祀，祠名清廉祠，也称曾公祠，以此缅怀他的业绩。巴蜀之人尊其为“红苕菩萨”，撰文感念他引种红苕造福巴蜀百姓的功德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铜梁永嘉镇为何又叫狮子场？

□胡卫民

明末清初“湖广填川”大迁徙后，有尹姓人家在今铜梁区永嘉镇一带插占为业、繁衍生息，当时称作“尹家市”，自清朝光绪初年建永嘉场以来，已有近一百五十年历史。那么，为何许多当地百姓又称它为狮子场呢？

永嘉镇称狮子场由来已久。据《永嘉区志》手抄本记载：“（尹家）街头石崖，塑有狮神，龛上匾额‘神妙无方’，远近信民和人畜病痛，许愿狮神。”

永嘉镇的文史爱好者肖思友介绍：“永嘉场叫狮子场由来已久，根据就是老街上有个任家坡，老一辈人说它形如雄狮。有一个地方叫铜鼓观山，山坡也形如雄狮，它们都朝着永川的板桥镇方向……”

难道永嘉镇与“狮子场”还真有唇齿相依的不解之缘？

我在永嘉片区深入了解得知，明清时期至今，逢年过节，原永嘉片区民间有舞狮的习俗，永嘉片区的舞狮队至今仍在表演的《高台龙狮舞》就是证明。据了解，“亮狮”最早是当地商会等创编和表演的民间灯舞，借鉴了龙舞二龙抢宝和狮舞元素，吸收了武术南洋刀的动作套路，腾跃利索，韵味满满。

回忆当年舞狮队表演的情景，人们大都会说，舞狮队的队员身着黄色僧服，手持蒲扇，憨态可掬地逗引狮子闪亮登场，烘托节日气氛。当地的言子也有“穆家河的狮子，上不了（眼镜）桥”之说。百姓过年贴的对联，也有带“狮”字开头的下联。比如猪年，上联就是“雄狮欢腾辞旧岁”，下联“雌猪送福迎新年”；若是羊年，上联为“祥狮飞舞庆丰年”，下联是“瑞羊盈门迎吉祥”等。

铜梁区诗词学会副会长彭强介绍，清康熙年间，“清朝第一廉吏”于成龙在合州当知州时，把铜梁县分为上乡和下乡。上乡至少包括羊燕里、长安里和六寅里，上乡羊燕里包括铜梁的大庙、永嘉和永川的板桥、三教等乡镇。永嘉在清

前期至中期属上乡羊燕里，所以民间一直有“铜梁上乡舞狮子，下乡玩龙灯”之说。

狮子被永嘉人视为避邪驱恶的吉祥物。永嘉人陈金刚告诉我，在《陈氏族谱》里有记录，早在清朝中期，陈家修七水滩大桥时，就在七水滩大桥两岸各立两头石狮子，以护佑行人安全，以及不让洪水淹没岸上庄稼。后来，石狮被人推入四五米深的小安溪河。对此，原永嘉区教办主任秦国敏说：“穆家河挖到过石狮子，说明永嘉人对狮子有一种敬畏，甚至是情有独钟。”

不过，若缺少实物支撑，这些说法多少有点空口无凭之嫌。近日，在永嘉镇嘉庆街（下场口）14号居民刘万伦家门口附近，当地居民根据几位老人提供的线索，挖出了一尊清代的石狮子菩萨，旁边还有石刻对联。永嘉镇又叫狮子场，终于找到了最直接证据。

今年已80多岁的韩模介绍：“永嘉叫狮子场，就是因有一尊狮子菩萨屹立在永嘉下场口而得名，已有些年代了，我爷爷那一辈就有许多老百姓来老街场口膜拜狮子菩萨，旁边一口瓮缸内盛满了菜油，都是香客买来供奉狮子菩萨的。听老一辈讲，狮子菩萨放在三面有石块围起、中间有石盖的小石房内。民国时期，由当地商会雇用打更匠管理，比如点亮油灯、清理垃圾等。1949年后，狮子菩萨没了打更匠的管理，很快自生自灭了。”

“三面有石块围起，中间有石盖的小石房”，这一说法引起了我的关注。对此，铜梁考古资深人士叶作富说：“考古学上称这种仿木结构的石龛顶为庑殿式屋顶，南北朝以后各朝代都有，永嘉镇大兴村10社的板凳庙就属于这种，只不过年代比明崇祯更早一点。”

综上所述，铜梁区永嘉镇称狮子场并非空穴来风。至少从清代至今，民间就有这么一说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铜梁区作协会员）

重庆的“夜啤酒”

□刘德奉

重庆人相聚，多在户外，所以大街小巷的烟火气很浓，江湖菜、大排档、烧烤铺、火锅店一个接着一个，从街头连到巷尾。通过此处，你得慢步前行，到了狭窄处还须侧着身子。外地人说重庆人是“夜猫子”、重庆城是不夜城，这种夜生活至少是一个部分。

重庆人夜餐，多是两餐，尤其是外地朋友来了，多数是先正餐，然后夜宵。夜宵是文绉绉的书面语言，重庆人不太叫，而是叫“喝夜啤酒”，语气带点自豪感。往往是正餐快要结束时，就有人大声呼叫：“哦，朋友们！走，我们去整夜啤酒，一个都不能少啊！”然后手一挥，走。一人带路，众人跟随。这也恰是重庆夜生活的味道。每每见到这样的场景，我都会竖起大拇指：“重庆人要得！”

不过这次，我和朋友相聚，却有了另一种方式。

重庆的初冬，微凉，但不冷。夜餐，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吃火锅、喝诗韵酒。让重庆的夜景、重庆的火锅、重庆的诗韵与重庆的朋友，一起浪漫一回。

地点在枇杷山后街印制一厂文创园的一栋楼顶，因为四处没有遮挡，可以眼观八方，任你畅游思想。

这里很有灵气，一上楼台，便入跃层。放眼望去，枇杷山公园就在身后，或者说你就在公园的怀里。山顶的红星亭、红楼、黄葛树、樟木林、小叶榕组成一处“若山寺相映”的境地，在湛蓝的天空下，恰似一幅艺术家精心渲染的国画，铺展在前方。山上的树、天空的云，在微风的拂动下，轻轻地摇曳着。在这里，我们嗅到了一股从远古飘来的淡淡诗韵。

南面的远处，也是山，它叫南山。因为距离较远，只能见到山的轮廓，山顶的大金鹰，已经隐去了白天的金色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剪影。好在，相聚的朋友都是重庆人，都知道山上有抗战时期的文物遗迹、有植物园、有盆景园艺、有老君洞、有夜景观光台，还有许多休闲的好去处。在这里远观南山，想象着曾经在山上的快乐，真想挤出几句诗来表达此刻的心情。可惜，近处的南滨路灯火，让我不能静下心来，诗心也被它们带走了。

是的，南岸就在江的对岸，凭感观只有一箭之地。此刻的南岸灯光绚丽，车流穿梭，长江国际、喜来登酒店和龙门浩老街，经过精心设计的装饰灯光，既有动感也有色彩，组成一幅玄幻的山城夜景。尤其是在长江、嘉陵江的映衬下，真是“此景只应天上有”！

长江就在我们的脚下。此时，江水清清，缓缓东去，犹如我们一群人在此品酒，心是静的，情是柔的，即使有诗心涌动，也是悠长的词。长江大桥、菜园坝大桥就在胸前和右臂旁，举酒之间，可与桥上的灯柱共同干杯。

我们举杯共饮，喝得尽兴。

“姚总，你写诗吗？”我突然问身边的朋友姚斌。他说不写，但可以提供写诗的纸笔。哦，我真傻，问人家写不写诗干吗。其实，谁人心中没有诗啊，难道非要把诗转变成文字吗？特别是人到酒多时，人人都会诗兴大发的，不是吗？同桌的几个朋友，谈兴正浓，语言飞扬，时而望着长江兴叹，时而频频举杯：“来！干了！干了！全都干了！”两位美女也隐藏了羞怯的情怀，端起高大的玻璃酒杯，举得比南山的灯光还要高，站起身、手叉腰，跨过桌子，举杯一饮而尽，活脱脱就是一个重庆“女汉子”。

我本是个不太善饮的人，但也杯不停歇。传杯之间，言语疯狂，肢体动作也大了不少，有点想搅动江水的豪情。不过，我还是在想，要是把桌子搬到解放碑的最高处、南山的金鹰顶上、长江的珊瑚坝中间，或者三峡的夔门水下。在灯光灿烂里，在激流奔涌中，如苏东坡与友人一般，畅饮到“不知东方之既白”，又将是何种感觉呢？是诗，是词，是长篇小说，抑或是高腔的川剧大戏……

我醉倒在山城的夜色里了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文化研究院原院长）

